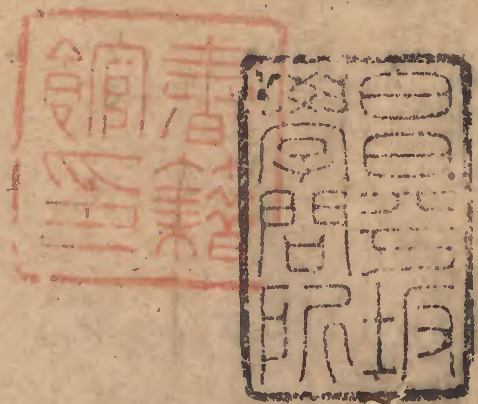


海東名臣錄

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997
冊數	9 (4)
函號	290 54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海東名臣錄卷之四目錄

鄭麟趾 韓確

韓明滄 具致寬

崔恒 尹子雲

李石亨 梁誠之

洪逸童 徐居正

成倪 成世昌

孫舜孝 尹孝孫

許誠 李克培

洪貴達 李陸

申叔舟 權擊

朴元亨 鄭甲孫

鄭陟 鄭誠謹

李芮 金守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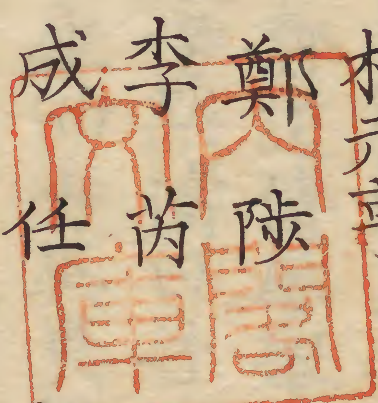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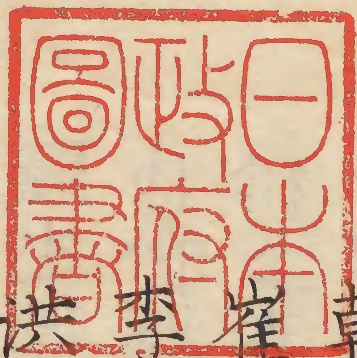
成任 成倪

尹弼商 李坡

鄭蘭宗 李邊

許琮 成俊

蔡壽 俞好仁



曹偉

趙之瑞

權達手

朴闇

鄭麟趾

公字伯睢號學易齋河東人高麗資成事判選部芝
 衍之玄孫父縣監興仁受學於鄭道傳屢舉不中屬
 內侍別監直昭格殿家亦在殿傍默禱曰吾既無成
 願生起家之子洪武丙子生公生而秀異異於凡兒
 父老皆以卿相期之五歲始學字六七歲能通小學
 十三歲入大學學中諸儒洽然驚服年十六中生負
 試卷在第一試官權遇等竊見公名相謂曰此子文
 雖贍年太少不宜居魁况不可早振聲名以怠其志

名臣四

一

遂置第四政府館閣課試諸生以道學發策公一覽策題援筆成章文不加點諸公大加稱賞冠於諸作自此華聞大播年十九中文科第一河相國崙觀公策知其為公輔器擢置之丙申遷兵曹佐郎一日羣臣會朝太宗特召進公曰予聞名熟矣但未識面耳令舉首仰面熟視嗟賞者久從容謂世宗曰今文有鄭麟趾武有洪師錫是皆堪任將相王無憂矣丁未又中重試第一丁母憂戊申特起公為集賢殿副提學庚戌拜右軍摠制甲寅拜吏曹叅判藝文提學時公之父老于扶餘乃拜公為忠清監司數月風化大

行世宗聞而嘉之是年秋丁父憂廬墓三年庚申陞判書兼大提學辛酉以賀正使赴京而還語人曰令人大寬心地大丈夫生斯世不可不身親見之壬申拜兵曹判書加崇政癸酉拜左議政賜靖難功臣號封河東府院君乙亥世祖即位拜公為領議政加賜佐翼功臣號己卯論儒釋是非忤旨貶流扶餘數月召還睿宗即位加賜翊戴之號成宗七年又加佐理號戊戌冬寢疾脩然而逝年八十三謚文成世宗命公作治平要覽撰述穆祖以後肇基之跡名曰龍飛御大歌編秦漢以降迄于皇明制誥詔勅賜名曰絲

綸全集並令公序之倪侍講謙奉使到國公為館伴
一日皓月當空侍講與公露坐庭中仰視問日月在
何星之次曰正在東井之分侍講歎賞不已曰論天
象遂及道學無不響應定為神交是日辭出侍講曰
柰如夜深何公曰可怕李金吾侍講曰莫逢王二汝
相與笑曰天下未嘗無對信哉○魯山在諒闇時世
祖居首相以儲副之重宜早納妃既定其議遣舍人
黃孝元往告于右相曰明日當納妃須早會議公曰
居喪納婦豈禮哉王自欲納固當爭之豈可先導非
義責黃曰爾亦儒者矣以是言聞於我乎黃難於回

話以遜辭啓曰右相似有采薪之憂不肯發言世祖
曰事在明日不可不急爾當復往且曰楊嬪亦囑以
宜早納妃不可不從黃又往則公怒曰楊嬪雖世宗
所封是固賤女豈知國家事黃跪曰下官安敢以是
言回啓請公開示方略公乃笑曰明日吾亦早詣闕
爾語饗官多備酒醪以待明日公果早起纔會坐舉
大鍾迭相酬酢至于酣醉竟不能發議而罷○昭憲
王后之喪赴山陵適大雨江漲舟楫不通不得已安
梓宮於樂天亭領議政河演等議安厝向方或云南
首或云北首群議角立不能決公適不在所諸公促

召公問之公曰是何難焉在殯南首人子不死其親
之意在玄宮北首之幽之故也記曰之死而致生之
不智而不可為也之生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忍為也
是亦殯宮也宜當南首衆皆歎服金宗瑞常以文章
經濟自許及聞公此議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雨猶
不止議改卜日公獨排羣議乃曰雨不克葬春秋譏
其無備促令舩渡儀仗俄而雨霽遂及吉日○常戒
後生曰儒者當常讀書不輟雖不盡記讀之不已自
然心地靈明托以不能記得遂廢不讀者真自棄也

韓確

公清州人父永石生二女俱膺皇朝之選長入太宗
文皇帝後宮封驪妃公以妃之兄初授副司直永樂
戊戌公年十九文皇帝召赴京師顧遇殊深宣授光
祿寺少卿時太宗禪位于世宗遣使陳請帝降冊命
以公為正使光祿寺丞劉泉為副以遣泉復命公以
帝旨仍留其後復召赴京師者再四至欲以仁宗之
女尚之公辭以母老乃止宣德乙卯授中樞院副使
俄遷判漢城府事剴治煩劇裁決悉當出按京畿召

還擢兵曹判書世宗深加倚任又按嶺北與大臣爭
論不屈罷甲子又判兵吏曹丙寅進階崇政明年又
出關西文宗召還景泰三年陞左贊成癸酉叅靖難
之勲擢拜右議政西城府院君改封西原七年夏帝
遣太監尹鳳等賜誥命冠服公以謝恩使如京師還
至端州之沙河驛病卒年五十七謚襄節生三男六
女第六女即章順王后公再列勲盟位冠百僚謙恭
愈下和氣藹然

韓

申叔舟

公字泛翁號保閑齋高靈縣人七世祖成用以鄉吏
文科出身至于七代並登文科公禮儀典書德隣之
曾孫叅議包翹之孫叅判檣之子也永樂丁酉生器
宇異於凡兒凡書史一覽輒記己未登科辛酉試集
賢殿副修撰壬戌為軍器注簿移訓鍊注簿癸亥為
副司直以書狀官聘日本及至其國國人素聞公名
求詩者坐集公操筆立就略不經意語輒驚人眾皆
歎服及還到我國境未至岸颶風忽作眾皆失色公

名臣四

五

忌

徐言曰既見日本倘曰此風得泊金陵不亦快乎時
本國女被虜於倭方有娘曰乞偕來人皆曰孕婦海
上所惡可投此女公獨曰殺人而求活吾所不忍也
俄而風定完船而還丁卯中重試超應教庚午倪謙
司馬詢奉詔來上選儒士之能文者從遊公首與選
有扣輒應翰林大加嘆賞文宗昇遐世祖在潛邸為
謝恩使以公為書狀艱難萬里出入卧内癸酉陞同
副轉右承旨時世祖靖難公以夙叅密謀賜功臣號
乙亥世祖即位每有大議引入卧内至解衣衣之賜
佐翼功臣號陞資憲拜大提學以謝恩使赴京丙子

改

加正憲拜兵曹判書戊寅上有意北征命公為黃海
平安都體察使冬拜右議政封高靈府院君又命公
為咸吉道都體察使冬陞左議政先是野人侵略邊
鄙上每欲征討庭議紛紛上難斷公獨建攻討之策
秋命公為江原咸吉都體察使往討之大捷而還初
陞辭上引至便殿曰指墻底種瓢曰可及子不公啓
曰不盛而節晚臣意以為未及結實偶結一子剖而
為盃御書詩一章于盃心云卿雖笑我我瓢既成剖
而為盃以示至情命大臣宣醞往慰仍命陶工像瓢
形造甕盃書御詩常於内殿曲宴用之壬午陞領議

政丁亥復兼禮曹判書戊子世祖昇遐公為院相賜
翊戴功臣之號成宗即位賜佐理功臣之號造密符
分授公與二三重臣以憑宣召且防機變復拜領議
政先是睿宗命撰世祖實錄公攀附聖祖贊成大事
凡一時嘉謀鴻訓皆其所陳故撫實書事不枉尺寸
並撰睿宗實錄人稱信史至是成編謄進賜宴慰之
并賜鞍馬表裡初世祖命公撰東國通鑑未及脫槁
而經國大典五禮儀淹歷三朝書未克成亦命公撰
定叅酌古今得其情禮之中書成投進是年乙未六
月卒年五十九謚文忠

權 擧

公字正卿本新羅金氏始祖幸守安東遭遇高麗太
祖賜姓權以安東府為食邑官至太師後世至近號
陽村子躋擢壯元為世宗所倚重官至右贊成號止
齋即公之考也永樂丙申五月生公幼好讀書宏達
博雅志大多奇策載笈尋名山古蹟無所不到必與
韓公明澮俱所至輒留讀著文章遣懷不事仕宦年
三十五尚落落事奇遊人勸赴第一舉連三魁公為
大夫人設宴鶴髮在堂軒蓋填門世祖時以領議政

人
亦押宴親壽大夫入榮耀一世世祖知公有大才待
之極款公首建大策且薦明澮公出入邸下甚密每
進見日晏不退進膳失時宮人見公之至目曰寒羹
郎又來矣及即位召入內殿設宴慰之顧貞熹王后
曰此乃昔日寒羹郎也靖難佐翼皆策功第一超拜
同副承旨進吏曹叅判封吉昌君以請誥命赴燕京
得命而還陞吏曹判書兼大提學累階崇政判中樞
院事兼判吏曹事公自幼患氣虛每厭冗劇至是乞
閑上手札報曰卿之於予非可以知心德合論也天
實為生得有今日卿實功業主人今見卿林泉之趣

驚嗟不已遂拜右贊成尋大拜至左議政竟以疾乞
罷免相然軍國重事皆遣就咨饋問之使不絕於路
疾漸革內醫守藥太官繼厨乙酉二月卒年五十謚
翼平公姿貌豐偉方嚴凝重居家孝友遇親戚待交
舊各盡其道為相務遵成法存其大體略其細節娶
鐵城府院君李原之女生二男八女長女壻靖難功
臣清原君韓瑞龜四女壻行護軍南怡怡驍勇絕倫
討李施愛征建州衛皆先登力戰策功一等階資憲
拜兵曹判書成化戊子睿宗新嗣位時彗星見怡直
宿禁中與人論彗星乃除舊布新之象柳子光素猜

忌怡才能名位已出已右是日亦入直隔壁竊聽其
言曰敷演構捏密啓怡謀叛獄成坐誅時年二十六
○俗傳怡少時游街上見小溪袱裹小笥而去袱上
坐著粉面女鬼人皆不見心恠之施從其所往入於
一宰相家俄而其家號哭問之則主家小娘子暴死
怡曰我入見則可活其家不許久而後可怡入門粉
鬼據娘胸而坐見怡即走娘子起坐怡出娘復死怡
更入還生怡曰小奚笥中何物曰红柿也娘子先取
此柿而食氣塞而倒怡具言所見以治邪之藥救之
得生此即擊之女也以此卜吉定婚云

韓明澮

公字子濬清州人遠祖蘭佐王太祖封太師祖尚質
藝文春秋館大學士父監察起娶驪江李氏女永樂
乙未生公始生而四體猶未形越數年方始成形既
長骨骼甚偉腹上有黑子象台斗形公雖生綺紈早
喪怙恃落魄不自振從祖叅判尚德遂收養之嘗稱
此吾家千里駒也從鄭文成公學文成亟稱其材曰
若韓生豈長貧者乎公讀書山寺一日冒夜行深谷
中有虎擁護而行公語曰遠來相送足見厚意虎為

俯首跪伏之狀天且明乃去公蹭蹬場屋歎曰功名
有時何必腐心文字間乎與權擊為忘形友嘯咏物
外至壬申年三十八補敬德宮直喜松京山水之勝
嘗遊靈通寺夜半有一老僧貌頗竒古密語曰公之
頭上有光奕奕此貴徵也不出明年公必得志是年
秋自松京還徑詣權公時權公擢魁科已顯矣權公
薦公於世祖曰如欲平斯世非此人不可也世祖立
命召公以幅巾上謁一見如舊恨相知之晚每進見
稱宗簿寺官或稱醫員使人不疑又以昏夜難於叫
喚以繩繫宮奴林芸之臂而垂其端于戶外引之則

雖夜深即入告靖難之策大抵出於公世祖常稱曰
吾子房也公言漢高唐宗雖用張陳房杜之謀而非
韓彭褒鄂無以成武功薦武士洪達孫楊汀柳洙等
三十餘人卒獲其用以功賜輸忠衛杜協策靖難之
號拜同副承旨乙亥賜佐翼功臣號丙子陞都承旨
丁丑超拜崇政使曹判書上黨君特賜犀帶一腰戊
寅請封世子赴京遙賜宴于會同館華人驚歎曰前
此所無也公之往還也宴慰相續於路移兵曹判書
是歲下三道不熟命公為三道救荒巡察使民賴以
全己卯為兩西體察使庚辰加崇祿上西幸省方公

迎駕道上上回鑾公請扈駕上曰國之長城不可動
搖遂解衣衣之辛巳還自平安加輔國封府院君兼
判兵曹時諸種野人相扇而起六鎮騷然公啓曰臣
雖駑忝足以制之遂到六鎮大修攻具以震疊之諸
種三百餘人相率來款盡還搶去人畜比門無警辛
巳還自咸吉是年上幸江原道以公為留都將壬午
拜右議政仍兼江原咸吉黃海平安四道體察使秋
巡平安而還癸未陞左議政冬巡咸吉上命王世子
餞于普濟院甲申還辭左議政又巡平安啓置麟山
鎮寧遠郡冬拜領議政尋以病辭丁亥夏賜浴于溫

陽又命世子餞于濟川亭戊子睿宗即位承遺教命
公與二三大臣輪直政院公啓曰昌德宮禁禦甚疎
宜令重臣領兵衛之上從之賜翊戴功臣號己丑復
拜領相監修世祖實錄冬睿宗薨成宗即位貞熹王
后權同聽斷命公兼吏兵曹判書辛卯賜佐理功臣
號甲午復拜左議政尋免乙未以謝恩使赴京遼東
搃兵韓贊語通事曰汝宰相真偉人也禮待甚恭己
亥天朝勅我國來攻建州成宗命魚有沼領兵赴之
到江水漸難渡遂罷兵而還公曰自平交以下尚不
可失信况天子之命乎自祖宗以來事大至誠之道

至殿下恐替矣請更遣銳師議者皆曰路險雪深不可再舉上亦疑之公曰議者之言自安之計老臣所惜者國家大體至如勝敗之數非所預恤上從之命右相尹弼商徃征大捷庚子冬以請封王妃赴京皇帝令中宮問廢妃之由公歷陳當廢之狀帝深嘉之所奏皆准癸卯又以請封世子赴京皇帝聞而傳旨曰忠直老韓復至矣遂有犀帶白金之賜及其還也遣中使餞于通州驛甲辰引年乞退不允賜几杖公寢疾上遣內醫療治日遣中使問疾疾革遣承旨問所欲言對曰有何所言但身先朝露永辭昭代唯此

官

介介耳卒年七十三計聞上遣中使吊慰曰公之勲德盖世非他大臣之比况於寡躬義同一家痛悼之情寧有既耶命百官會葬謚忠成公構亭于漢江上游扁曰狎鷗有景致嘗有詔使欲徃遊賞公請設龍鳳遮日以侈觀瞻成宗不許公作色而起臺諫以無君請罪命竄外尋放還○公初作此亭擬韓忠獻定策將辭老江湖而顧戀爵祿不能去上作詩別之朝士争相和韻數百篇判事崔敬止詩為第一其詞曰三接慇懃寵渥優有亭無計得來遊膏中自有機心靜宦海前頭可狎鷗公惡之不列懸板中○公計慮

出於人嘗與申文忠侍宴酒酣上拉文忠之臂劇飲
曰汝亦拉予臂文忠醉甚於袖裏持上臂上曰疼疼
睿宗時在傍變色上諱呼睿宗曰我則可汝則不可
極歡而出公謂閻曰泛翁稍醒則必起點燈閱書今
日則不可汝往以吾言止之閻往則果然夜中上使
中人視之申亦就寢云○公生四女第三睿宗章順
王后第四成宗恭惠王后長女塔奉禮申澍生叅判
從護次女塔鈴川君尹礎生秀崗秀崙男塚武科佐
理功臣琅城君側室生九男六女史臣曰明滄貪財
好色賂遺相望廣占第舍多畜姬妾富傾一時

具致寬

公字而粟永樂丙戌生己酉司馬甲寅文科性方嚴
公正嘗判吏曹關節不行前此長銓曹者例於除授
之際親執官案恣行膏臆亞官以下袖手傍觀公嘗
憤之思欲矯其弊凡進退人物博採羣議雖小官卑
職未嘗獨薦又不以私恩貸親舊嫉人干請有或干
請者當遷不叙徐居正為叅議一日在政房適醉睡
公厲聲曰叅議謂致寬注擬人物恣行膏臆不欲與
聞耶他日有用人之失叅議其曰在家不知耶嘗擬

一文士知名者為臺官駁者曰此子滑稽不可公曰
若然則漢武帝何取於東方朔耶竟擬臺官又一文
士調外郡教官十年不遷公欲擬縣職駁者曰此子
迂濶不可公曰天道十年必復安可使人久屈如是
遂擬縣職果有治效公之用捨一出至公如此○世
祖即位策佐翼功臣封綾城君嘆曰文武全才何患
無人於將相乎拜平安節度使又拜咸吉體察使壬
午拜右相轉至領相丁亥帝徵兵討李滿住世祖命
公為鎮西大將軍曰吾之萬里長城也已丑策佐理
勲庚寅卒年六十五謚忠烈

朴元亨

公字之衢號晚節堂明達事體諳練典故天朝使臣
陳鑑高 張寧陳嘉猷之來皆為擯周旋中禮張天
使語公曰如子之才生於春秋之世當不在叔向子
產之下矣世祖朝至領相封延城府院君謚文憲公
位至台極清儉律身教子弟有法其子蕢成安性位
未顯時值公生日置酒獻壽公受獻歡飲至夜分呼
蕢成使前口占今夜燈前酒數巡汝年三十二青春
吾家舊物唯清白好把相傳無限人門闌盃酒之間

有警責詔訓之義亦可為教子弟之法也

鄭甲孫

公東萊人判書欽之之子領相昌孫之兄容貌雄偉
身長美鬚髯器量寬裕雖累世宰相而清貧苦節家
無所儲布衾蒲薦處之晏如慷慨直言不避權勢貪
廉懶立朝廷倚以為重嘗為大司憲吏曹誤舉人注
官上御思政殿受常叅河相國演為兼判書崔公府
為判書俱入侍公啓曰崔府不足數河演稍知事理
而用非其人請鞫之上怡顏兩解之出外庭二公流
汗翻漿公莞然徐笑曰各盡厥職非敢相害也遂呼

錄事曰兩公迫熱汝可持扇颺之雍容自得少無悔
懼之色○公激濁揚清朝綱大振然寬厚持大體舊
例公會臺諫必連幕而次或時飲酒捲帳相屬號曰
捲帳飲若值酒禁臺官執法不飲諫院飲醉自如一
日諫官持杯引滿戲於帳隙示臺長臺長亦戲以袖
拂之杯從帳隙中而墮圍轉止於憲長案前諸臺長
惶懼無措臺吏亦相目未敢猝止終日在前臺中恐
生事將仕罷貞節語吏曰彼如鵝卵者何物耶可容
水精珠幾顆乎吏曰可容百顆貞節曰可從所出隙
中擲之滿座皆服其雅量諫院相傳有杯形如鵝卵
可容一升許水精珠犯禁而沒者○鄭貞節公性清
直嚴峻子弟不敢干以私嘗為咸吉道監司被召如
京及還道見解榜子為亦中焉公奮髯怒罵試官曰
老奴敢狐媚我乎吾兒為業未精豈可僥倖欺君耶
遂鈎去之竟黜試官

崔恒

公字貞父朔寧人典書閏文之孫司藝士柔之子永樂己丑生宣德甲寅世宗臨雍策士善公之對擢為第一深加眷注不數年擢拜直殿丁卯叅重試第五名文宗即位遷左司諫階通政進副提學居侍從十有八年凡講說詞命編摩著述悉皆主之稱為大手文宗賓天國勢危疑世祖靖難公協贊實多特陞都承旨賜靖難佐翼兩功臣號戊寅陞資憲歷判工刑是年丁外憂世祖方撰經國大典命起復公公三上

名臣四

十七

書固辭御書批曰卿之才予所獨知不合專為一身
公不得已赴召除大司成兼藝文大提學癸未拜左
贊成丁亥拜右議政五月轉左九月陞領以盛滿辭
十二月封寧城府院君成宗即位甚重敬之辛卯賜
佐理功臣號冬再入相撰進兩朝實錄上嘉其功賜
鞍馬甲午四月卒年六十六謚文靖公性謙恭簡靜
端介無華再入相府政務寬大不喜更張臨決大事
確不可犯立朝四十年一不被彈官至台輔未嘗一
日寄外文章如長江大河勢不能止尤工於駢儷事
大表箋高文大冊皆出其手華人每稱其精妙

尹子雲

公字之望官至領議政謚文憲封茂松府院君為咸
吉道體察使至安邊聞李施愛殺節度使康孝文又
殺吉州牧使薛丁新據州以叛分遣腹心于諸郡殺
守令殆盡兇徒所在響應公倍道至咸興是夕賊又
作亂殺監司申漒盡殺公差官吏尋移兵抵公所排
闥露刃環庭者如墻公整衣冠端坐言笑自若賊懼
而退嘯聚之黨恣行膏臆胆詐不測公在圍中者七
日處之泰然屹不動心賊悔悟或有周旋左右為公

地者卒全身而還○公即申高靈之妻兄一時拜相
常於同年之會高靈占句云青眼故人俱白髮公遽
對曰黑頭賢相只丹心高靈歎服屈膝曰我不如兄
之精敏高靈愛古阜妓只丹心故語及之

鄭陟

公字明之號整菴晉州人公之先皆本州吏至公而
大顯公生於洪武庚午永樂戊子中司馬甲午擢第
由校書正字兼承文博士上特命篆進太上王大妃
印寶及日本國通信圖書父病賜藥給馬而送之壬
寅丁憂廬墓三年丁未歷監察禮曹正郎癸丑為舍
人知製教前此國恤所用梓宮臨時所辦公請豫造
壽宮朝廷是之始建長生殿仍使公廣取黃腸木監
造壽器大恤之制始無憾矣丁卯歷工戶禮三曹叅

議戊辰陞嘉善己巳以聖節使朝京時也先侵犯北
京道路梗澁人皆憚行公毅然無難色拜辭之日命
世子別慰以遣皇帝已陷虜庭公前進不已入京新
皇帝即位既朝見向北行聖節賀禮如儀復命世宗
昇遐公為殯殿提調轉禮叅癸酉加嘉靖陞資憲判
漢城府修文殿大提學世祖即位出按湖西戊子加
正憲成宗之初叅修五禮儀乙未八月以疾卒年八
十六謚恭戴公性至孝朔望必奠於家廟所得異味
節物受賜魚肉亦必先薦之世祖引見教曰父王嘗
以清直二字許卿言猶在耳因賜衣馬

鄭誠謹

公字而信恭戴公陟之子登科官至承旨燕山朝被
殺公性勁直志不撓屈嘗奉使對馬島所經有梅林
寺頗淨潔共請舟中久鬱盍往一見殊方之寺公曰
渠輩可往不須我往我已坐想淨掃禪房中堂置焚
香階庭列植橙橘簷蔔等果樹不過如是耳與我國
寺刹何異我不須往及至島主家島主憚於出門祇
命公踞胡床于門外令譯再三督令祇命如儀訖及
設宴慰島主之展敬贄獻不過畫扇佩刀握椒辨香

耳盡收一行所得合封一器臨發船回還授擯倭而
送于島主處其後島主特送人以其物來請分與之
上准其請公啓曰臣在彼不受到此而受前後異心
誠不願也上不能強還授而送及成廟賓天公獨行
三年喪由是廢朝遭非命之酷公之子舟臣傷痛亦
死

李石亨

公字伯玉號樗軒世傳延安之李来自唐中郎將李
茂以蘇定方副將平百濟仕新羅籍于延安至麗朝
有判少府監賢呂公父大護軍懷林性至孝晚無子
禱三角山生公於永樂乙未前一日直禁省夢坐大
石白龍拆石而出覺則報生男名以石亨狀貌奇偉
十四魁陞補聲名藉甚二十六並魁生進及文科初
試翌年辛酉榜連魁三榜世宗大喜得人直拜左正
言知製教命三館賜宴闕門外賜暇讀書拜集賢校

理同撰治平要覽陞應教丁卯重試超授直提學辛未丁內艱廬墓三年甲戌陞僉知兼成均大司成丙子出按湖南瓜滿判公州陞嘉善以修文殿提學朝京還拜漢城府尹世祖將西巡海西缺方伯特命公往翌日登途整理延鑿區畫無欠陞秩嘉靖拜大司憲劾貪縱大臣上即召見降榻握手曰任言責者皆如卿予豈不從即允之適拜畿伯陞資憲判漢城府事時設號牌五年不就特舉公揔治俄陞崇政兼八道都體察使又加崇祿世祖昇遐以告訃如京還加輔國拜判中樞兼知成均故事主文者必兼知館而

時主文者久不釋故特有是除辛卯錄佐理功臣封延城府院君丁酉卒年六十三謚曰文康公識見超邁論議正大居恒無疾言遽色安平大君聞公名艷慕之累遣人求一見公終不往亦不受其遺人以為先見在湖南聞六臣之死題詩曰虞時二女竹秦日大夫松縱是哀榮異寧為冷熱容蓋寄哀而示志也有人惡之於上且請按治上曰此特詞人詠物終不問嘗於內殿宴中公中殿親執御衣一襲以賜之命宮女製三壯元詞歌以侑酒自是每召飲必歌之公嘗撰大學衍義輯畧二十一卷以進上嘉獎賜鞍馬即

命印頌公清慎節儉不治生產位極人臣而斗屋蕭然有屢空之歎構茅亭數椽於園中名之曰戒溢平生飭躬訓子弟皆以是雖未臻大拜位望固已顯隆矣而人猶以不盡用為恨○公之子孫甚盛李廷龜為大提學位左相長子明漢亦主文為吏判延平府院君李貴策靖社勲位左贊成長子時白亦策勲為領相子孫登科至宰列顯仕者亦多李氏之福蓋未艾也

梁誠之

梁本南原貴姓高麗時有曰能讓左僕射王琳之壻也任兵部郎中遂世吏職八世而至俊登第為成均祭酒生版圖判書祐公之高曾祖也父九疇娶府尹權湛之女以永樂乙未生公六歲始讀書九歲知屬文辛酉兩中生進連捷文科入集賢殿為副修撰陞至直提學世祖朝往審閭延廢邑而還修進地圖並上便宜十八事上嘉納明年命加通政庚辰正月進階嘉善癸未加資憲天順八年上巡幸以公為守相

曰梁誠之予之諸葛亮也擢拜吏曹判書移大司憲
後上設拔英試公中二等成宗三年賜佐理功臣號
封南原君兼大提學辛丑上招二品宰相于闕庭試
製詩論公居首超陞崇政壬寅六月卒年六十八謚
文襄公器度溫醇喜讀書博覽強記且有籌畧常捲
倦以裨益國家為慮未嘗頃刻忘于懷公早喪親父
葬陽智母葬橫城每以未及祿養為感及顯達請于
朝以長子瑗監陽智次子琇監橫城各六年榮孝可
謂無憾矣晚節謝事優游日與賓朋儒老商確詩史
奚童匹馬遊適通津別墅蕭然如野老以終天年所

著奏議十卷家集六卷又叅修五朝實錄奉教集撰
列聖御製詩海東姓氏錄東國圖經農蚕書畜牧書
諭善書八道地理志沿邊防戍圖等書徐居正贊畫
像曰觀公之貌不揚而寢聽公之言不敏而訥然黃
金橫帶位長六卿而白髮飄纓年垂七袞明國家治
亂之跡千載一日識山川險易之勢萬里一室四十
年金馬玉堂之出入十五載天官栢府之敷歷上封
章數十萬言取多士一十三榜叅河帶之誓而心轉
小遭鴻罹之謗而志不爽公之文如穀粟布帛公之
心無崖岸城府一幅丹青新畫百世斯文山斗

李芮

公字可成再登第官至刑曹判書謚文質嘗曰經幄
近侍之職在於論思獻替格君心之非而已至於論
國家大政是非人物則思出其位非其職近來侍從
新進之輩不識大體喜論時政得失或指擿宰相士
大夫微過暴揚於朝期於廢黜以自銜鬻甚不可也
古人以政在臺閣猶以為非若或出於侍從吾不知
其可也○世廟設拔英試一時名臣宰相多與焉翌
日謝恩上御思政殿引見設酌而慰之御製詩一首

名臣四

二十五

令群臣和之成判書任亦入侍附耳語公曰上常以足下為迂濶君可為戲詩呈之遂和云歌詠聖德欲起舞天風吹袖助回旋上大笑曰予以芮為迂儒今觀是詩豪氣有餘者也即命內女彈琵琶用公所作詩歌之令公起舞舞極歡而罷未幾加嘉靖大夫

李商

金守温

公字文良號乖崖永同人登文科重試魁拔英登俊試官至判府謚文平公好學不倦博覽廣記經史子家列莊老佛之書靡幽不燭靡蹟不探為文亦奇偉峻壯雖官至極品處之淡然如寒素常騎馬瘦骨崢嶸旬月之間連喪數馬或曰何不使掌馬者殷勤豢養違則嚴加捶楚乎公曰安可為畜物而罪及於人乎○公詩豪健深得骨髓然性不拘檢押韻不整故皆謂詩不如文其實兩贍也有拭疣集少時每從人

名臣四

二六

借書抽取一張藏諸袖而誦之誦已即棄故誦一帙則一帙盡矣申文忠有受賜古文選愛之不離手公往借之懇踰月到其家則片片塗壁烟薰莫辨文忠問其由則曰吾嘗卧而誦之永順君謂公曰吾有謝恩事可製表惠之公許諾遂索紙口號令儒士書之一刻而就懇到精切公每布書籍於床席其上而寢之門前有大槐樹令奴鋸斷之人問其故曰家中無薪欲炊飯也事多類此○公兄釋祖為和尚雄文巨筆一時無敵居俗離山成佛福泉菴石鍾藏舍利旱則禱雨

洪逸童

公器宇卓犖性任天真不脩邊幅善詞賦劇飲無何醉則用草葉作吹笛聲悲壯震厲平居獨撫古琴有絃無譜嘗曰吾之琴得淵明千古不傳之趣昔伯牙鼓琴唯子期知之吾之琴淵明不生世無知者天地間奇男子也嘗於上前論佛事世祖佯怒曰當殺此虜以謝佛氏命左右取劍來逸童論辨自若左右佯以劍撫項者再亦不顧視無懼色世祖壯之曰汝能飲乎逸童曰樊噲漢士也項王他主也卮酒彘肩不

敢辭况聖賜乎賜酒一銀盆健倒上曰頗畏死乎逸童曰當死則死當生則生敢以生死易其心乎上喜賜貂裘一領慰解之○逸童嘗遊真寬寺食餅一器麵三椀飯三鉢豆腐麵九椀及到山下有餉之者食蒸雞二隻魚羹三椀魚膾一盤酒四十餘觥觀者壯之明日世祖聞之召逸童問曰信如是喫乎逸童拜謝上曰壯士也然常時出入但食餌屑醇酒而已不喫飯後到洪州劇飲尋卒人疑其爛腹有志不施位不滿能惜哉

徐居正

公字剛中大丘人號四佳亭權近之外孫官至左贊成封達城君公六歲屬句謂之神童永樂庚子生戊午中生進甲子及第世祖赴京公以副校理隨行渡鴨綠江宿婆娑堡是夕公母訃至世祖欲秘之夜公有異夢驚起流涕同宿者問之公曰夢月恠夫月母象也吾有母在堂夢徵不祥是以悲耳有以此言告者上歎曰居正之誠孝足以動天遂以實言之即位每稱鴨江之夢曰吾之取子非獨才爾○天順丁丑

擢重試授右司諫遇事輒諫辭甚切直上或不能堪
侍坐者賀曰君明臣直上意乃解○董學士越見公
甚尊禮之曰曾見倪學士遼海篇又見祈戶部皇華
集欽慕高風久矣今何幸得相見也祁順張瑾之來
公曾為遠接使兩使歎曰真奇才也可橫行天下矣
○公四登賢科歷事五朝并判六曹再長憲府五入
黃扉侍經幄四十五年典文衡二十三年取士者凡
二十二榜卒年六十九○所著歷代年表輿地勝覽
五十卷東國通鑑五十七卷筆苑雜記東文選一百
三十卷太平閑話東人詩話四佳集行于世又承命

比恐此誤

著五行摠括以進上曰卿意以為祿命何如對曰以
年月日時類推之命之四柱極於五十一萬八千四
百而無復加矣固有四柱皆同禍福不相似祿命之
書不足信也或曰如李淳風徐子平發無不中安可
盡得而非之臣謂有明鏡於比物來照之妍蚩自見
如李徐輩心本虛靈如鏡之明吉凶禍福自燭難逃
非如後世術士徒以五十一萬之四柱推斷億兆人
之命也上曰卿言是也○世祖嘗從容語公曰卿儒
者自古人君於佛可拜否公對曰昔宋太祖宰相國
寺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否僧贊寧曰見在佛不拜

各臣四

二十九

過去佛太祖笑而不拜然則人君不拜佛正也拜佛
權也公又曰太宗朝中朝宦官黃儼持濟州銅佛而
來使太宗先拜佛而後行禮太宗欲不拜河崙等請
曰黃儼凶險喜生事宜從權先拜佛太宗曰彼佛若
自中國來則當敬皇帝之命拜之今此佛自我國濟
川而來何拜之有羣臣無入陳此者予以謂不拜可
也竟不拜儼屈遂行禮大聖人所見略同世祖又笑
之

成任

公字重卿號安齋恭惠公念祖長子公真草隸三法
皆妙恭惠公曰仲父獨谷文景公以善書鳴一時觀
汝筆跡似不墮家業公書法晚乃益進嘗書圓覺寺
碑世祖嘉歎之○為人寬厚博雅能詩善書以戶曹
判書登拔英試官至左叅贊○公率其子世淳及弟
俛朝夕教誨讀書作詩每夜同宿相戲曰兩童能文
章吾輩他日閉門自縮俛嘗曰世淳不幸早死余之
得至今日皆伯氏之力也世祖嘗聚文士予勤政殿

名臣四

三十

出島夷山戎絡繹來朝箋依科場例取二十餘人公
居首陞僉知公之筆法可與子昂頡頏書景福宮門
殿之額專做雪菴人皆羨之公抄錄大平廣記五百
卷詳節五十卷刊行於世又為大平通載八十卷又
抄經史之文其對偶以文質空別之文者行語也質
者着語也空者助語也又撰我國地圖半未成而朝
廷設局撰輿地勝覽皆因公規模也嘗戲謂弟侃曰
國法五子登科者榮贈父母存者賜米二十石我兄
弟只三人然我登科又叅重試拔英試弟侃登科汝
亦登科重試拔英試過於五也我父母當享其榮而

未有國法亦可恨也公生而骨骼異凡七歲受章句
能通曉文義有同舍兒讀孝經公從旁默誌之退而
口誦不失一字先公大奇之曰此兒他日必有大過
人者十八中戊午司馬試蔭補健元陵直公辭曰男
兒要當擢高科濶步亨衢安用屑屑小官為乃下帷
讀書遂捷丁卯科選入槐院由注書歷兵曹佐郎集
賢校理吏曹正郎丁丑又捷重試世祖命文臣製箋
文公為冠特授僉知遣宗宰就賀其第仍賜酒樂尋
拜同副陞至都承旨世祖幸西都公扈駕凡措置稱
旨上褒之超授嘉靖吏曹叅判出按湖南入為刑戶

亞卿丙戌中拔英試特授資憲拜刑曹判書未幾吏
判有闕朝廷難其人世祖曰吾有一廉直臣卿等無
慮尋以公為判書加正憲成宗三年以工判赴京公
能詩善寫華人嘆服求之者至集甲辰以左叅贊卒
年六十四謚文安公休休有容人之量風流文雅冠
一世其為學貫穿經史施諸政事蔚有經濟大才文
章超卓詩表尤精筆法道俊可愛世祖出趙子昂書
命公效之甚逼真世祖稱嘆羨之成宗晚知公之善
書而公已病矣命取盛年所書而覽之曰真天才也
公不喜塵務靜坐一室累石為山引水為池相對怡

祖楊

然○公子世淳彌竹軒學推句而知作詩讀孟子而
知作文作山居詩曰朝伴白雲去暮隨明月來伐木
詩云秋深雲山中樵人荷斧去伐木聲丁丁袒楊呼
耶許送人詩云臨送門前綰柳條千巖萬壑路迢迢
南鄉他日相思處蜀魄聲中碧嶺高冬暖詩云冬至
陽生土氣融喜晴鵝鸛上遙空雪消池館疑春日正
是山南十月風為人作壽椿堂記云椿者樹之壽者
也父母之壽如椿之壽孝子仁人之所欲也年十五
而夭○季子世傑亦英敏能詩水車洞作詩云一溪
流水迴青蛇林壑窈窕幽興多勸君今日不痛飲柰

此爛熳山花何而十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成侃

公字和仲號真逸自幼博覽廣記無書不讀經史百家諸子皆涉獵其徑庭聞士大夫朋友之家有幽經僻書亦必求見乃已徐四佳直集賢殿忽聞警咳聲乃侃也求見秘書許之終夜張燈不交一睫閱之幾盡後言閣中書籍體制卷秩亦不小差後十年侃亦登第入集賢殿長坐閣中左右書籍窮日盡夜閱盡群書同列以書淫傳癖譏之然讀書過勞消瘦成疾年三十而卒惜也○匪懈堂以王子好學尤長詩文

名臣四

三十三

書法奇絕為天下第一又善畫圖琴瑟之技性又浮
誕好古探勝作武夷精舍于北門外又臨南湖作淡
淡亭藏書萬卷招聚文士作十二景詩又作四十八
咏或張燈夜話或乘月泛舟或占聯或博奕絲竹不
絕崇飲醉譔一時名儒無不締交無賴雜業之人亦
多歸之棋局與子皆用玉亦用金泥塗字又令人織
細綃揮洒真草亂行人有求者即舉與之事多類此
聞公有名伴人邀之公往謁賡賦亭中諸詩詩語高
絕遂敬待而送之期以後日再會母夫人謂曰王子
之道當閉門麾客謹慎無他豈有聚人作朋之理其

敗可待汝勿與交其後再三招之竟不往未幾敗一
門皆服母夫人之先見○公生於宣德丁未少時放
蕩不羈嘗持杖日遊閭巷人固難當年十三折節就
學十五中進士二十七登科第三名拜典農直長移
入集賢甲戌陞修撰丙子移正言未就官病卒年三
十嘗謂人曰文章技藝我皆能矣所不能者惟樂耳
仍學琴稍知音律自卜其命曰吾年三十足矣果合
其數○公了世勣英邁絕倫書法神妙與文安公莫
辨為文雄壯如駿馬馳坂赴生負試作地利不如人
和論遂擢一等忽得狂疾弟世德亦得狂疾

亦能詩有操行
皆三十前夭

公字磬叔號慵齋恭惠公念祖第三子也生於正統
己未聰秀異常十餘歲恭惠公卒與兩兄廬于墓側
三年學業讀書不輟伯仲視其學日進大奇之曰能
繼吾家者必是兒也天順己卯中進士壬午擢科選
入藝文館兼弘文正字成化乙酉陞待教丙戌為司
錄五月登拔英試睿宗即位妙選經筵官只置六人
公其一也常引入卧内講論經史時人榮之己丑丁
外憂服闋拜藝文修撰兼承文校檢以質正官隨長

成倪

公字磬叔號慵齋恭惠公念祖第三子也生於正統
己未聰秀異常十餘歲恭惠公卒與兩兄廬于墓側
三年學業讀書不輟伯仲視其學日進大奇之曰能
繼吾家者必是兒也天順己卯中進士壬午擢科選
入藝文館兼弘文正字成化乙酉陞待教丙戌為司
錄五月登拔英試睿宗即位妙選經筵官只置六人
公其一也常引入卧内講論經史時人榮之己丑丁
外憂服闋拜藝文修撰兼承文校檢以質正官隨長

兄文安公赴京道途酬唱彙為觀光錄華士嘆服求
見者全集甲午拜持平以言事左遷漢城判官出為
金羅都事將行政府啓曰某才宜館職不可外補特
拜成均直講乙未隨上黨府院君韓明澮朝京與李
瓊全崔淑精同行二人皆有才名公相與唱和應答
如響滔滔不竭二人皆服丙申四月擢重試六月拜
直提學九月陞副提學成宗方尚文雅公嘗上八條
封事上大加稱賞賜宴于內御書褒之又命公製宋
朝群臣請黜五鬼表既進上嘆賞命貼坐壁曰加褒
賜已亥特拜大司諫銓曹薦公為大司成庚子拜同

副承旨辛丑太監鄭同奉詔來政院以延接都監郎
廳薦注失當皆罷職公亦與焉癸卯還拜右承旨特
陞嘉善出按開東乙巳以千秋使赴京丙午拜平安
監司戊申董越王敬奉詔來公應接盡禮相與唱和
兩公嘆服後見本國人赴京者必問公安否癸丑拜
大司憲時有外戚超拜內職者公累疏極論又駁銓
曹注擬之失人多嚴憚之七月特拜嶺伯時方刪定
樂律朝議以公專掌其事不宜外任命適之特拜禮
曹判書公以濫超辭上曰卿知禮樂故特授之予久
欲授卿此職今亦晚矣何濫之有十二月成廟升遐

公為殯殿都監提調曲盡情文未嘗少差丁巳正月
特陞正憲拜漢城判尹兼兩館提學庚申拜工曹判
書兼大提學掌文衡辛酉十月公患疾廢主遣醫問
藥疾遂間然自是氣頗困憊甲子正月卒于正寢年
六十六其遺後書曰凡開喪葬務從簡約門前駕牛
挽章只十以表我儉素之意予蒙上恩官至六卿無
德可述只用表石勿用碑廢主末年追罪言者皆置
重典公亦以首諫寵倖之事被泉壤之禍二子流竄
中宗即位贈公左贊成謚曰文戴公嘗以承旨見罷
與蔡仁川約遊金剛野服蕭然探竒窮勝戒諸僕勿

言名職郡邑莫知為誰也少時學琴通曉律呂對月
鼓琴翛然遐想望之如神仙中人○公作鵲巢說云
諺傳鵲巢午地則其家主得美官吾家南園有栗樹
一株鵲巢其顛數年養雛未幾擢重試陞銀臺按察
開東西兩界人皆云鵲巢之所致也近者鵲又來巢
隣族盈門來賀頃之自謳 降為行職蹇躓困頓之
餘又得風痺卧席數月僅賴藥餌而愈家中僮僕相
繼得疾卒使仲子背逝棲棲治喪萬事瓦裂何前後
得失之有異如是以今思之前鵲之來適值余昌運
發揚之時後鵲之至又遭余衰老消縮之日夫治亂

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鵲之微物焉能作為於其
間○公性踈豁不拘樂易無競君子人也文章如水
湧而山出少時行至典牲署南時微雨馬噴沫不能
進忽覺暖氣射面如火又有醜氣不可堪見路上東
谷有人着篲笠長數十丈面如藍目如炬公自念若
失心必墮彼計遂控馬縱目視之其人便回首騰空
而去公曰信乎心定則恠不入也所著虛白堂詩文
集各十五卷補集五卷風雅錄二卷奏議六卷浮休
子談論六卷慵齋叢話十卷錦囊行跡三十卷樂學
軌範六卷棗榆備覽四十卷

成世昌

公字蕃仲號遜齋判書倪之子生於成化辛丑受業
於寒暄中辛酉司馬丁卯文科即授弘文正字以直
提學拜承旨是時上雅尚儒術登進名賢舊臣之不
容清議者側目傍伺公見幾憂色嘗與冲菴陰崖最
相善每以鋒穎太銳為戒已卯春調疾子坡山別業
及庚辰春以散班家居沈貞意其與清議異趣造公
弟啗以授諫長公恐其浼已乃曰庸駑豈敢其職但
前日國家罪白面書生實涉暗昧而北門密啓尤不

正之甚有言責者雖在已往當直諫以糾其失也負
色變遽起以是大忤時宰及南袞死鄭文翼公復相
嘉靖戊子有調停已卯之議亞判銓曹是時金安老
倡輔東宮假抑沈貞實濟其惡公以副提學乃奮然
曰安老之為人余所深知今若得志必將誤國率同
僚劾之大諫權輒大憲金謹思聽安老陰嗾反誣公
黨附沈貞構陷非情請置重典命囚鞫問公怵於隕
命竟就誣服遂竄平海及安老伏辜乃召還乙巳拜
右相如京李苞等又深疾之誣與柳灌謀不軌竣事
未還竄長淵尋卒公幼而秀邁夙聞庭訓既長質業

於寒暄又就朱溪君學易所交皆一時聞人甲子丁
父憂未幾坐配靈光中廟更化賜祭文戴除公社稷
叅奉丁卯擢第由弘文正字陞修撰丁丑以直提學
擢拜同副已卯辭歸別業士林之禍起嘗憤惋不已
大忤時輩壬午觀察江原秩滿逆歸特拜刑曹叅判
充奏聞使朝京按湖嶺兩南及嶺北還拜大司憲遷
副提學上劄斥金安老反被構陷遂配平海丁酉召
拜右尹戊戌進拜工刑判書兼弘文提學中廟一日
召宰執傳曰去夜禪位東宮宜可就賀三公以下皆
錯愕失措公獨正色極陳不可大臣因而爭之屬公

作疏辭甚激切竟回天聽俄授吏判轉拜大司憲時
外戚爭權交亂宮闈公入對經幄每言其鎮定及侍
講東宮力贊孝友之德上聞之嘉歎曰輔導當如是
也歷左叅贊吏刑禮三曹判書兼兩館大提學甲辰
以戶判特超右贊成乙巳陞左贊成拜右議政是時
中廟違稼公晨夕禁闈不遑寢食仍遭大恤憂悴成
疾適以謝恩赴京人皆難其遠行仁廟遣承旨問疾
曰卿疾甚恐難行公固請就道尋問仁廟昇遐傷毀
疾篤明廟馳驛命開素公辭謝到北京副行以下交
勸肉竟不從竣事未回陞左議政貶降樞府尋罷遂

還坡州時奸兇因宿憾必欲置之死地竄長淵戊申
卒于謫所年六十八丁卯宣廟伸雪乙巳冤枉復公
爵秩公宏豁有大度和以任真濟以嚴毅居官不避
險易在家不治產業常以圖籍自適敦睦濟窮急如
不及天性純孝慕父母終其身每奉祭祀雖隆寒必
沐浴致誠文章典雅擅名詞苑筆迹亦臻妙與伯父
文安公并美至於音律畫法莫不精曉時人目以三
絕

尹弼商

世祖朝公以刑房承旨入直適值夜氣寒嚴揣知上
意當恤獄囚歷考京外囚徒罪犯輕重錄于小冊子
夜五鼓內官傳教促召刑房承旨入內公顛倒衣冠
袖小冊子而入內官引入于大內御寢上臨窓教曰
今夜天寒倍甚燠室重裘亦所不堪况犴獄罪囚觸
冒嚴寒慮有凍死之弊遠外不可及也京外見囚輕
重罪幾許其速盡錄以啓公曰臣方任刑房刑獄之
事乃臣職分也嘗留念於此已知厥數即見錄囚歷

名臣四

里

數而啓曰某某司犯某某罪被囚者幾人語未畢上大驚異拓窓命入寢內公入流汗霑背命賜酒上回顧向內曰此乃寶臣也公始知王后御座密邇也益惶懼罔措而退自是不次擢用○公少時朝京問命途於名卜則曰壽位俱隆終死三林之下公出將入相廢朝時竄于原一日夕隣居人債傍居耘手曰來日早會于上林之田公問曰何以曰上林田主人曰去此五里地名有上林中林下林之號公始憶三林之下仰屋憮然未幾廢主遣使殺之子弟皆流絕島伏尸于野外過旬日不收而烏鳶不食隣犬不顧

李坡

公字平仲牧隱之曾孫李甸之子官至左贊成公十八登文宗元年辛未科八年之間超至通政年芳而位高人不見其驕矜之色世祖朝為都承旨朝夕啓沃裨益弘多世祖嘗御便殿獨召公引其手以龍顏摩其面頤謂世子曰此他日汝臣也其勿忘遂命親酌以飲之遷吏曹叅判甄拔人才各當其器庚子拜禮曹判書一日入侍經筵退食賓廳成宗令中官賚烏犀帶一腰以賜曰深嘉卿典禮三載無有過舉遂

超加崇政臺諫交論其不可上曰論人不論級乃予
平日之志勿復言公素稱該識典故儀禮尤其所長
凡朝廷大禮古制雖存而踈簡可疑者公必商度古
今務合於理永寧殿用樂與宗廟異公啓臣嘗記世
祖之言於穆清廟祀文王之詩而用之郊用之廟我
國保大平定大業之樂通用 宗廟永寧殿不可也
臣觀龍飛詩非徒述太祖之功兼記桓王以上四祖
之德永寧殿用樂合依世祖之教上以為然○公聰
明絕倫善於談論上令諸宰論難庸學慮思慎首發
性道教三字次以理氣先後徃復不已公應之如響

孫舜孝

公字敬甫號七休居士平海人官至判中樞卒謚文
貞公六七歲能通小學既長存心性理之學性至孝
嘗在忠州母趙氏病卧欲嘗杏公年甫十餘歲至杏
樹下仰天而拜若有祈禱狀俄而杏無風而落遂拾
而走其大父令人伺之以為孝誠所感禮曹判書鄭
麟趾諸公會明倫堂課講儒生大司成金末謂判書
曰儒有孫某學行似相公可召致講書以觀其器鄭
公從之大加稱賞年二十五中生員第一二十七文

科第二三十一重試拜兵曹佐郎連丁父母喪服闋
拜典翰執義上書論時政十七事成宗嘉納特拜刑
曹參議構草亭南山下鑿池種蓮日以教誨後生自
娛由同副承旨至都承旨超授嘉靖大夫江原監司
成化己亥成宗廢中宮公上疏極言且痛哭明年陞
刑曹判書奉表如京還拜工判京畿監司嘗承命製
進忠恕詩特加正憲貞熹王后昇遐於溫陽公奉梓
宮自京馳赴遇險泣下身親扶挽及期而至拜大司
憲左參贊議任士洪事違旨見罷拜慶尚監司入為
右贊成遷判中樞以病辭不允批答略曰栢府銀臺

物論素推於塞謬開東嶺表遺民咸仰乎仁恩清風
峻節李元禮之模楷茂德高名韓吏部之山斗都承
旨曹偉之辭也上設養老宴于仁政殿命世子押宴
公進戒曰昔成湯日新又新聖敬日躋文王緝熙敬
止願世子毋忘又曰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願世
子念之世子具以轉啓上曰卿嘗以嘉言進戒今又
教世子予甚喜悅賜段衣一領○公知燕山不克負
荷一日登御榻有撫床之歎臺諫請罪且欲聞密啓
何事上曰戒予好色耳竟不言成宗昇遐公晝夜號
哭曰天日之表那得復見不食月餘○公常自言吾

願必無疾痛而終一日與諸宰劇飲話竟夕晨起謂夫人曰吾氣似不平呼諸子來速具飯飯訖曰吾欲效少時挾冊遊師門也乃取一卷書掖之上下階級數次曰困矣吾欲休焉乃隱枕而卧家人以為睡視之則絕矣年七十一○公於上前書忠恕二字懇懇陳啓成宗以為忠直遂至大用公位高而操心愈約每對客設酌只用黑豆苦菜松芽為款專惡繁華之事嘗戒子弟曰吾家起於草萊無傳家舊物唯以清白傳之足矣嘗醉卧以手指腦曰此間無些子污物嘗為江原監司適時大旱禱雨無效公曰不得求雨

者無他守令不盡誠也如或誠心感天則天必應之遂齋戒親出祈雨夜半聞雨聲喜曰我當謝天被朝服立庭中無數拜天雨勢漸急有吏持傘倚後公曰壓尊處安用傘為命去之衣裳盡濕如不雨則乃怒其神曰予禱汝雨而不雨何也怒神之言雖非自反之道而身若不誠則必不能致此言也○為慶尚監司若過孝子烈女門閭必下馬再拜雖雨不避都事李緝擁蓑坐田間公拜畢謂都事曰足下何以為緝曰我先令拜矣左右無不掩口○圃隱祠堂在永川公嘗過郡境馬上醉睡昏昏夢見一老翁鬚髮皤如

衣冠偉然自言圃隱且云所居頽廢風雨無庇公驚
異之詢故老得其古址勛郡人營之堂成備物躬奠
以落之自傾大危醉書堂壁曰文丞相忠義伯兩先
生肝膽相照忘一身立人紀千萬世景仰無已惟利
所在古今奔走清霜白雪松柏蒼蒼構屋一間將以
蔽風雨公靈安兮我心安兮○就金烏山下吉先生
再故居為文以奠之曰拜瞻祠下彷彿儀形惟烏山
洛水之如昨念先生兮安在奠蕉黃與荔丹翼英靈
之不昧也此老無意雕琢於文字間而腦中所發自
能如此可以想見其風槩

尹孝孫

公字有慶南原人官至左叅贊謚文孝公幼讀小學
行灑掃定省之禮其祖希長曰此兒少能解禮當以
孝孫名之朴文憲公元亨聞其名遂以女歸之中景
泰庚午生負登癸酉文科擢天順丁丑重試為舍人
時以親病辭特賜藥餌仍授長興府使以便養成化
乙酉丁內艱哀毀過節居於廬所朝夕拜謁三時設
奠躬執饌具三年不懈墓距家十許里每朝祭訖必
步歸覲母癸巳為戶曹叅議移禮曹乞歸養特授全

州府尹奉母夫人赴任立小厨衙中與夫人共執饗
殮又惠恤境內耆老賑活貧餒成宗下書諭獎特賜
錦衣丙申特加嘉善歷大司憲知中樞又乞歸養拜
辭還鄉里未幾丁憂柴毀骨立守廬致誠一如前喪
制盡重拜同樞賀正于中朝還啓中朝享先聖先師
皆設饌卓我國席地而奠實違崇敬之意乞依皇朝
制從之辛亥加嘉靖階觀察海西教書略曰孝友之
化鄉里者非一二計聲名之動播紳耆垂四十年第
緣愛日之誠屢上乞郡之奏行薦顏曾人不間父母
兄弟之言治邁龔黃民無有歎息愁恨之聲此實迹

也歷右叅贊移判刑曹時王世子朝服制與臣僚同
公以為失貴賤之義建議卒定七梁遠遊冠之制重
拜叅贊癸亥加崇祿陞左叅贊固辭不允五月病革
夫人與諸子哭失聲公謂諸子曰汝曹有學問何與
婦人小子枉同悲戚遂起坐命取冠帶手自整飭而
逝年七十三公世家南原躬獵山水以供甘旨必與
夫人身執以奉節日獻壽嘗自製一曲曰北有屯山
嶺南有智異山願借兩山壽萬歲奉慈顏先自歌之
遂起舞悅親之事雖兒戲無不為○父為議政府錄
事清晨往刺相公之門閣人辭以寢不為通日晚飢

困歸家謂其子曰余以不才喫辱至此汝須勤業毋
如爾父也孝孫書其刺尾曰相國酣眠日正高門前
刺紙已生毛夢中若見周公聖須問當年吐握勞翌
朝其父不省又往投刺相公見其詩即引入問曰是
爾所題否其父驚懼失措觀其字畫乃孝孫筆也乃
吐實相公令召孝孫至則穎悟不凡極加獎嘆時相
公有少女方擇婿入語夫人曰吾今得佳壻矣夫人
不可曰我女豈可與錄事兒為婚相公不從竟婚其
女

鄭蘭宗

東萊之鄭出於文道其來蓋遠子左僕射穆四子皆
登科十餘世至藝文直學士賜以宣德癸丑生公公
字國馨年二十四登世祖朝丙子科薦入藝苑歷天
官郎成化丙戌以僉正兼藝文典翰擢重試是年以
同副承旨擢拔英試又以左副擢登俊試上初欲親
征李施愛以公充度支副使而已授黃海監司戊子
帝授戶曹叅判庚寅成宗即位公如京師謝誥命賜
佐理功臣之號封東萊君出為北伯兼永興府尹癸

已帝還丙申進階資憲丁酉為北道兵使等穩城長
城四十里公久於塞上急患風眩逾月僚佐欲聞于
朝公止之曰藩鎮帥臣亟以病聞上必驚憂諸君姑
觀我病勢必不可為然後馳啓未晚俄而病果瘳于
時北胡尼麻車之部聞公病謀欲入寇公力疾而起
謂僚佐曰兵有先事攻心之法乃聚城底胡酋數十
人語之曰朝廷令我將五鎮兵討尼麻車以懲前日
寇邊之罪爾等亦當從軍因與約日而遣之尼胡聞
之逃竄山谷遂失耕獲訖數歲不敢窺邊僚佐服公
機智欲啓聞公又止之曰職所當為何煩聞為己亥

帝還庚子判漢城尹辛丑湖南大饑命公為方伯賑
之癸卯副韓明澮請封世子于皇朝使還授平安節
度使有江界人朴亨孫者誣公謀叛上知其詐鞫得
其情下書慰諭公陳情請解職上手札答之曰一方
安危盡委于卿任大則責必大勢重則事亦重故欲
陷卿以大事皇天福善禍淫使為惡者自入于刑章
為善者終著於安榮卿無懷嫌使子無宵肝之憂任
滿以議政府右叅贊召還拜吏曹判書丙午有巡察
黃海之命公力辭銓任以知中樞行丁未歷判工戶
兩曹戊申復入政府己酉二月卒年五十六謚曰翼

惠公美風儀襟度豁然早為世祖器重一日問周易
圓覺經優劣公曰佛氏妖書何得與三聖經比並乎
上震怒命力士猝下撞之公神色自若竟不問後以
衛將環侍殿庭上令小臣揮羽扇以召諸將餘人爭
奔恐後公獨不應上更令宗臣直舉公名以召之三
召竟不動蓋公以為此非召將之道也上常念公可
任為將見其持重益竒之公善弓馬退朝之時自闕
門外縱馬疾馳俯身而曳袖好讀書或至夜分其難
解者不甚講究至於理道所關及治亂興亡所由判
未嘗不反覆紬繹徹頭徹尾然後已

李邊

公年過三十始讀書登第性勁直無城府官至領中
樞府事年八十五卒○公為吏曹叅議每銓注多駁
長官所為因與之不愜一日外官有贈鮮魚美肉者
不受聞長官已受其日長官饋以美肉公舉筋曰此
所謂鮓鮓之肉乎長官深啣之○公表裏如一嘗謂
人曰吾平生未嘗欺人自入仕以來無偽病廢仕佔
畢齋金先生曰信若此言相公之德真實篤敬然古
人仕者以病托君前後比比也疑此言過當也○宣

祖朝公之玄孫舜臣以武將死事於壬辰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許誠

公性執嘗為吏曹判書奉公守正嫉人干請有請必反其意有一朝官當補外寄請官南道乃授平安道邊郡一文士請為華職乃授教授興德寺僧一雲欲住斷俗寺誣曰聞西都永明寺山水之勝欲往一住若斷俗吾事去矣數日批下雲住斷俗雲大笑曰已墮吾術中○公每曰貪位慕祿老而彌銳為人嗤笑曾不省悟可愧之甚也以吏判丁憂終制而拜本職一日忽覽鏡愀然不樂因投鏡曰吾不知老之至此

名臣四

五十一

也辭職不出年六十餘公文景公稠兄周之子也
嘗不肖對曰對之甚少以吏陞丁憂然歸而耕本鄉
野事憐中曰公每曰食外慕對甚而歸雖人知其
善而外不為去其種曰琳丁憂去歸對甚大笑曰曰
封德裕者曰開西條水即寺山水之湖始封一
豈得一文士能為華輝已外外與外者前一雲
又其竟有一陣言當南代寄能言南並已外平史
公封時嘗為吏曹以書奉公于五州入于能言能必
信始

李克培

公字謙甫道村之後右議政仁復之長子中正統丁
卯司馬旋捷文科世祖判吏兵曹見公深魁之曰是
他日都承旨也世祖即位策佐翼功擢禮曹叅議世
祖將巡幸嶺南特以公帶本職兼觀察是道已卯入
為兵叅移漢城尹賀節京師還拜禮叅時申叔舟受
命往征野人請與公偕從之凱還陞資憲按畿壬午
拜吏判尋移刑禮曹出為西伯連丁內外艱服闋詣
闕世祖與貞熹王后同御內殿引見賜酒遷兵曹判

名臣四

五十二

書出為平安兵使成宗嗣位拜左叅贊乙巳進拜右
議政丁未兼判兵曹戊申詔使董越等來詰本國違
禮不即進上遣左右辨說皆不聽至遣公見公德器
大加禮貌即來頒詔上悅特賜內厩馬一匹及其還
也百官送于郊越就公之位曰朝鮮老成人也庚戌
公年將七十乞致仕不允辛亥又乞退不允賜几杖
大學生李穆等論駁一大臣語頗不遜上欲加罪宰
相臺諫請釋不允公曰新學少年不知事體言雖不
中固當容之祖宗以來儒生言事者亦有之未嘗有
受罪者今若罪之恐妨言路上許之癸丑拜領議政

辭以老病并不允乙卯以病乞骸章三上乃命封府
院君六月卒于第年七十四臨卒謂諸孫曰汝祖年
至於斯位至於斯今天年已盡復有何恨但當順受
之耳公氣度雄深志慮堅確本之以經術文之以吏
治策勲兩朝觀風三道歷事五朝出入將相政柄在
手寵眷叢身而門無干謁人無間言平居寡言笑杜
門不接賓客客至門者輒曰主出矣不以入報故至
者亦少門庭蕭然酷好書史手不釋卷至老不倦自
奉儉素不喜聲樂議國家事務存大體不舉苛細平
生不喜言人過戒子弟曰物盛則必衰若等毋或自

滿名二孫以守謙守恭曰處世之道無過此二字少
時從許文敬稠學文敬有識鑑之明每謂公非常之
器以外孫女妻公生四子曰世忠世弼世匡世柱○
公弟克均燕山時右相謫仁同主遣官賜死均曰吾
有何罪至於是憤氣勃勃既就幽室還出曰吾年將
七十身纏百病死亦何恨但有勞於國無罪於身汝
須以此言回啓否者吾有魂當罰汝及還啓主益怒
至於碎骨○朴修撰閻與同列上疏極詆柳子光陰
邪之狀且論成俊克均阿庇子光俊均大怒詣朝堂
請問又屬目於閻構以他事皆下獄罷職

許琮

公字宗卿一字宗之號尚友堂陽川人公遠祖宣文
以財雄鄉里王太祖征百濟輸財佐軍以功封孔巖
村主此後凡十二世皆擢第代有聞人公少時奇偉
不類凡兒年十二三時與同隊小兒上寺讀書一日
夜半盜來盡偷諸兒衣鞋而去翌日諸兒恐怖皆散
去公獨確然不動取筆書壁曰既奪我之衣兮宜吾
鞋之莫偷既奪衣又偷鞋竊為盜先生不取也聞之
者已知其為非凡器也景泰丙子公年二十三中生

負翌年中文科第三時早甚放榜之日唱一甲方畢
忽雨作庭紳皆目公以為商霖之徵先是世祖妙簡
文臣分習天文地理公屬天文學研窮步天之法適
有日食之變公書啓推步其末並論上好佛法喜遊
畋不御經筵不納諫諍之失上以為有志有才命加
一資其後以兼藝文講書上曰汝是前日言事者歟
公申諭前啓之意世祖欲試其守命猝下又取甲劍
橫膝命力士崔適曰候吾拔劍盡甲即斬之徐徐拔
之劍光閃閃未垂露旁侍者股慄而公確然不動隨
問而對音吐鴻暢上還納甲中曰真壯夫也大加稱

賞命進酌公徐就尊所酌酒進退雍容可觀公魁顏
廣頰美鬚髯身長十一尺二寸姿表出於人自是睿
眷日隆常使兼宣傳官時韓明澮以左揆開府開西
幕中文武幾百人公其首也乙酉拜北道兵使年三
十二丙戌丁內艱以康孝文代之明年李施愛反殺
孝文上曰誰能為予辨此者即日除公節度使公方
守喪在外驛召入覲天語慰藉公不敢辭翌日陛辭
在途聞觀察使申泐被害倍道至永興曰太祖真殿
所在萬一蹉跌當效死於此矣聞都摠使龜城君浚
屯兵不進為書諭之曰兵貴神速不可遷延坐失機

事至北青賊已據蔓嶺我軍仰攻死傷過當公指示
魚有沼令潛師魚貫而上萬衆齊呼賊不能支吾施
愛跳去諸將欲急追公曰自古元克失勢其下必相
圖施愛之頭將至矣數日賊黨李珠等縛施愛至軍
前策功賜敵愾之號加階崇政封陽川君出為平安
監司徵還拜大司憲時有賊張永奇起全羅道徒黨
日廣州縣不能制以公為節度使賊聞公至竄入海
島乘間抄略公廣設方略令人覘之賊入長興檄府
使金舜臣發兵圍之賊射舜臣潰圍而出公親領兵
馳到擒斬之蓋翌年七月也賊平召還擢兵曹判書

辛卯賜佐理功臣之號丁酉遷禮曹判書是年建州
衛凶荒寇遼東又欲犯我疆命公巡察平安開闡義
州即軍中拜左叅贊戊戌還朝上將廢中宮人不敢
言公引漢武宋仁之失力陳不可秋丁祖母憂庚子
起公為平安巡察使復鎮義州辛丑還拜戶曹判書
陞右贊成癸卯貞熹王后攢宮奉安于城外永順君
家公啓曰昔河崙死於外命入城殯之重大臣也今
以俗忌大行王妃在城外臣竊痛之時論多之丁未
拜吏曹判書董越王敞两天使來公以遠接使迎于
境上兩使尚矜持待人蔑如及見公長身玉立衣冠

偉然不覺屈膝拜自是每見公必留語從容討論經史或至夜分兩使還到江上依依不忍別至涕出曰望公早時來朝使中國知海外有此人也還朝嘖嘖搢紳間曰所不知者天上人間則無雙其後禮部郎中艾璞奉使而來為人傲狠遇卿相貴人皆睥睨平視不為禮然入境首問公起居及見公歛容屏氣送迎移兵曹判書陞府院君拜永安觀察使摩撫煦庥一方寧謐公詣學謁聖簿領之暇執經講讀儒風大興六鎮之人咸重研來學道內大旱公齋宿涕流水上投文禱雨玄應輒至闔境大穰辛亥秩滿當帝將

征尼个車故命仍之公受命興師虜果遁登山望我軍不見其際慄然曰彼皆人耶何如是夥也公之此行非徒尼个車震疊建州三衛聞聲亦懼上聞師還遣都承旨鄭敬祖賫宣醞迎勞蓋異數也壬子拜右議政公負廊廟重望者久至是登庸朝野相賀中外方拭目而望公已病不能為甲寅二月卒年六十一方公之病也上特遣御醫治療命左承旨李宗灝問疾遣內官問後事公已危遂開目喉語曰願殿下慎終如始訃聞悼痛輟朝三日謚忠貞司饗請進肉饌上曰於大臣之亡伊誰不痛如許相盡瘁國事深

蹂不毛侵犯風露榮衛損和此子尤痛忍食肉耶公
亡朝廷若空士林相吊至有失聲而哭者公天稟極
高加之邃學卓識神謀默斷出人意表平生以忠直
自許論國家大事披肝瀝膽言不得行則繼之流涕
百行純備而孝友尤卓絕大度包含無物不容而至
於論人奸邪直言無隱早貴隆赫清貧如寒畯所居
湫陋人所難堪而處之泰然嘗曰富貴在天何用力
求安希非分適足為害弟琛亦名相別有錄孫沆阿
附金安老行若狗彘常於紉幄垂涕言曰臣許琮之
孫也庶不欺負與安老蔡無擇謂之二克一時賜死

成俊

公字時佐昌寧人官至領議政燕山時被誅中廟首
褒忠直復官禮葬公器局雄偉聰穎出眾讀書率不
過數遍便成誦不忘又能射御儕輩推重以將相期
之睿宗朝以掌令見罷未幾特命復叙銓曹啓無缺
職上曰侍講院雖已罷其為俊別設弼善以授之上
在儲宮時公為講官知公有輔弼才故有是命○成
宗即位為司諫上書論時政十七事辭甚切直上嘉
納特陞通政授大司諫時吳伯昌諂事權門致位宰

相公論斥貪婪之狀言逼大臣上欲慰大臣意與伯
昌兩罷之丁憂服闋拜全羅觀察使陞辭傳曰卿為
大司諫已知卿忠直卿亦知予意常持此心終始無
替○永安節度使尹末孫撫御失宣虜犯造山殺擄
軍民慶興府使羅嗣宗亦被殺上思得文武長材而
鎮之公時為右叅贊特命公代末孫公雍容撫制夷
民懷服公以虜罪當問上書請征上大悅命許琮為
都元帥以公副之大示威武自後賊不生梗還拜本
道觀察使超崇政酬北征之勞也○燕山戊午為領
相主外若敬重內實忌憚一日內宴見妓妖艷身押
之公曰老臣不死殿下決不得如此主憚而止甲子
終被禍

洪貴達

公字兼善號涵虛亭洪氏出嶺南岳溪其後世移于
咸昌遂為縣人公聰明穎秀力學不怠家無書每從
人借讀必成誦乃還鄉人有識者咸異之登辛巳科
第三主司者得其卷喜曰他日傳吾家衣鉢者必此
子也歷奉教說書施愛之叛朝廷命許琮討之選公
為僚佐事平以功超拜正郎遷掌令典翰直提學擢
同副承旨次陞至都承旨出按忠清以疾逆尋授嘉
善刑曹叅判奉使賀千秋使還丁母憂服除叅判吏

名臣四

六十一

桐

曹以親老乞外尹慶州秩滿以大憲召還未幾遭父
艱服除拜大司成慨然以興起斯文自任遠方韋布
聞風雲集遂進階資憲以知樞兼大提學移吏曹判
書戶曹判書喬相主初立王行人來錫命以公為遠
接使既而入政府為左叅贊戊午以來國家多事公
憂之乃上疏累千言其略曰人主無所於屈惟屈於
臺諫而已屈而從其言使治道高出百王則所謂暫
屈而永伸也又諫畋遊曰近者內則雷雹示災外則
戎狄構禍宜上下交修以弭災消患為務獵獲雖曰
奉宗廟今之被殺擄者皆先王先后之赤子也欲以

獵獲致孝親其享之乎每入侍必移晷論啓主頗厭
之又進十餘條皆宮禁秘事反覆開諷語甚切直主
益不平盡奪其官左授閑職數年出為京畿監司有
內嬖家數以非道干請不得願遂構譖於內流于慶
源公與家人訣曰我是咸昌一佃卒致位宰相本非
吾所有成亦自我敗亦自我今只是復吾舊耳亦復
何恨乃怡然就道尋令逮赴京獄七月某日行到端
川承命官馳至授一策書于公開覽再拜曰上命臣
死矣從容四顧神色不亂遂就縊年六十七後謚文
匡公於物無所留意惟耽嗜書籍夜以繼晝未嘗知

倦為文章優游有裕汪洋自肆率以適意為宗成化
丙申祔戶部奉詔而來與館伴徐文忠相唱酬往復
發彈略不相輸祔欲以多窮之作登樓賦無慮六十
餘韻公代文忠步其韻以呈祔貧賞良久附皇華集
中自是聲華益振世之求碑碣者與夫修剏公葺欲
得題識以垂不朽者皆走公門凡有所適得公一語
以道其行則充然自為榮幸至於寫景寓懷長篇短
什散落世間者無不膾炙人口性和而有容人無賢
不肖至則接之諄諄與語不見畦畛至或以非義干
之則確然終不可動王行人性甚峭峻於人少許可

及見公欣然如素交其後遇東人入覲者必問公消
息有第在南山下就高燥葺茅為亭縱橫數丈扁曰
虛白每公退則幅巾藜杖嘯咏其中若遺世者自罷
政之後益不喜人間事嘗有詩云山雨松風亦厭喧
然而一時朋舊慕仰風采輪蹄沓集公又驩然相對
開樽放懷或投壺賦詩終日善謔見者不知為黃閣
之貴平生與人無睚眦雖聞惡言他人所不忍者亦
不與校獨於國事有可言者未嘗容默子弟或諫曰
大人何不少忍為百口計公曰吾受累朝恩厚年且
老矣雖死何惜終不為之改有男五人曰彥弼有能

客

詩聲而天彥昇進士彥邦弘文博士彥忠直講彥國
生貞公之北謫也四子亦連坐遠配海島丙寅反正
贈公一品職特致賻祭彥昇等自海島馳赴端川扶
櫬而南○彥忠字直卿與朴閻等同為校理賜暇書
堂甲子在囚中掠已擔下小息園墻之中其友指其
衣血曰慄矣哉洪曰此弘文館水所染弘與紅同音
血色紅故云鞠了還配其友又候之郊洪曰平生為
學之禍一至此哉友曰若使子刮去慧智塗薰蕕混
菽粟為慳慳然一物則子亦為之乎洪撫然曰惡流
離顛踣中人或省記者學也容路辛艱枵然垂橐人
或繼給者學也竄伏海島神魂危悸除文墨無可娛
玩學之功大矣俾我心善惡口是非猜叢疾簇招禍
於世者固是學也而又自得力如彼反而思吾之有
又不啻如拱壁在身謫配真寶縣自分必死自作碣
銘云大明天下日先照國男子姓洪名忠字直半生
迂拙文字之攻在世州有二歲而終命何云短意何
其長卜千古縣茂林之鄉青山在上灣碕在下千秋
萬歲誰過斯野指點徘徊其必有悵然者

時擊而大方并進士考第... 公字放翁號青坡居士杏村崑之玄孫容軒原之孫
容軒相我太宗封鐵城府院君父墀文科都正娶監
察鄭保之女圃隱先生之後也以正統戊午生公少
時倜儻不羈年二十二中己卯生進擺棄家事南入
智異山三年不出聞風從遊者雲集遂探子史諸書
矻矻忘倦甲申世祖幸溫陽取士公自嶺南至揚言
於衆曰不占巍科誓不入洛果擢第一名聞騰耆超
授直講成化丙戌中拔英試戊子又叅重試累遷文

李陸

公字放翁號青坡居士杏村崑之玄孫容軒原之孫
容軒相我太宗封鐵城府院君父墀文科都正娶監
察鄭保之女圃隱先生之後也以正統戊午生公少
時倜儻不羈年二十二中己卯生進擺棄家事南入
智異山三年不出聞風從遊者雲集遂探子史諸書
矻矻忘倦甲申世祖幸溫陽取士公自嶺南至揚言
於衆曰不占巍科誓不入洛果擢第一名聞騰耆超
授直講成化丙戌中拔英試戊子又叅重試累遷文

公字放翁號青坡居士杏村崑之玄孫容軒原之孫
容軒相我太宗封鐵城府院君父墀文科都正娶監
察鄭保之女圃隱先生之後也以正統戊午生公少
時倜儻不羈年二十二中己卯生進擺棄家事南入
智異山三年不出聞風從遊者雲集遂探子史諸書
矻矻忘倦甲申世祖幸溫陽取士公自嶺南至揚言
於衆曰不占巍科誓不入洛果擢第一名聞騰耆超
授直講成化丙戌中拔英試戊子又叅重試累遷文

學帶藝文應教昵侍帷幄恩眷甚厚睿宗即位擢為掌令成宗初公猶為臺官言事謹直皆切時病特命陞堂上由判決事移拜大司成丁酉夏出為忠清觀察使時公之父守槐山郡有旨宣召曰父為郡守子為監司交代之際授受甚難其速上來時論榮之歷吏戶禮參議上患獄訟淹滯設斷訟都監命公為提調甲辰以刑曹參議陞嘉善拜慶尚監司剖斷如流一道稱羨以疾辭拜右尹丙午丁父憂服闋出按關東庚戌以正朝使赴京甲寅成宗賓天公為請謚承襲副使公有宿疾親戚皆以跋涉之苦止之公曰人臣分義當夷險一節遂行禮部問本朝世系人無對者公歷叙本末無少差華人嘆服以為識事宰相還為京畿觀察使大司憲戶兵曹參判同知春秋預修成宗實錄弘治戊午以疾卒年六十一公天性明敏端嚴正直一心奉國終始不渝博通羣書尤長於史所著有青坡劇談

公字耆之年十二始就學未數年而大成大為佔畢
齋所稱賞年二十中戊子司馬翌年擢甲科第一成
宗大王即位之歲也公對策館試會試殿試皆第一
至今士林傳誦越五年陞校理吏曹正郎兼掌樂院
僉正以公解音故後仍兼之歷應教典翰超拜同副
承旨人榮之以為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
池者正為公道也公以不次乞辭御筆狀尾曰予觀
明鏡妍蚩自露莫鋪區區之辭更竭斷斷之誠陞至
名臣四

蔡壽

公字耆之年十二始就學未數年而大成大為佔畢
齋所稱賞年二十中戊子司馬翌年擢甲科第一成
宗大王即位之歲也公對策館試會試殿試皆第一
至今士林傳誦越五年陞校理吏曹正郎兼掌樂院
僉正以公解音故後仍兼之歷應教典翰超拜同副
承旨人榮之以為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
池者正為公道也公以不次乞辭御筆狀尾曰予觀
明鏡妍蚩自露莫鋪區區之辭更竭斷斷之誠陞至
名臣四

名臣四

左承旨坐事當遷命降左副政院僉啓曰院中上下之間禮分甚嚴當違不當降上答曰如某不可不在喉舌卿等安知予意不數月超授都承旨公再三懇辭御札答之辭旨丁寧引古名臣以勉之嘗入對因天變極論丙子之獄豈無冤枉上大感悟䟽放凡數百人既而授判決事時大司憲有闕擢拜之召公曰憲長須用慷慨人卿為承旨久予知卿心是以命卿取金帶帶之一日侍經筵與校理權景祐同啓尹氏雖坐廢曾配至尊而今處閤閤奉養亦窘請別置一室官給廩餼上震怒鞫問公對不屈又下禁府鞫之

公對如前竟赦不罪三年始叙出按湖西歷戶曹叅判居憂又值成廟賓天及至廢朝與世浮沉十餘年間多處閑地由刑曹叅判出為西伯秩未滿以病辭甲子獄起追論公為承旨時請翻大妃諺書廢妃罪狀宣付史官杖配丹城初公察任士洪父子奸狀上章力辨至是當國人皆為公懼公略不為意中廟即位叅靖國功封仁川君遂退歸咸昌村舍老焉未幾無所病而卒年六十七公好讀書雖疾病未嘗釋卷不過數遍成誦平生酷愛山水罷承旨後與成公覩遊金剛大憲後遊俗離行具草草如布衣時惟以琴

酒自隨人莫有知者山僧亦以老措大目之公取壻
皆一時名望皆自布衣中拔識長適金勘次金安老
次李耜子紹權登丙寅科官至判書○公有孫曰無
逸五六歲時夜抱而卧先作一句曰孫子夜夜讀書
不無逸對曰祖父朝朝飲酒猛又於雪中抱行作一
句曰犬走梅花落無逸對曰鷄行竹葉成無逸亦登
科

俞好仁

公字克己高靈人父居長水縣正統乙丑生公年十
八中壬午生進師事佔畢齋佔畢待之以友登甲午
第成廟五年為弘文修撰為親乞縣得居昌丁父憂
服闋復入為校理又乞義城縣上命以歲抄錄進所
著覽輒褒美賜毋食物公進箋陳謝滿六期還為本
館擢掌令又乞歸養上問於廷臣咸曰好仁年高德
邵宜在左右上曰予意也使之輦毋來京病不能強
御札銓曹好仁事親日短可除其隣晉州牧使銓曹

辭以不可無闕徑適以毀成憲後得陝川到未踰月
以疾卒于官年五十公忠孝清儉沉重簡嚴詩文高
古筆力遒勁時稱三絕家世清貧又不營產佔畢公
文行冠一時公不讓焉嘗有詩曰北望君臣隔南來
母子同上曰好仁身雖在外不忘君也公臨終語其
子進士瑛曰君子要須不欺君汝若得一命當思我
言家于潘溪因以為號魚得江銘之曰久矣黃壤埋
此白壁四十年来但一片石清廟之祀藍田之出一
團和氣溫而有粟德行既備文章餘事漢郭有道宋
陳處士石雖爛矣萬古香名我不諛墓無愧於銘

曹偉

公字太虛號梅溪官至戶曹叅判佔畢齋之妻弟也
成廟命公纂集佔畢之文以吊義帝文首錄戊午柳
子光諳于燕山曰曹偉首錄義帝文頗有意主大怒
時公以賀正使朝天未還主命越江即斬一行到遼
東始聞之公庶弟伸嘗聞遼東有善卜者鄒源潔就
問吉凶其人只書一句詩曰千層浪裏翻身出也須
巖下宿三宵伸回報公曰初句似是免禍下句難解
相與憫然飲泣行到鴨綠江邊望見官人待候之狀

一行失色相對嗚咽過江聞知李相克均營救只拿
來推之一行喜幸乃悟卜者之詩第未解下句竟得
不死杖流順天病死返葬于金山故鄉甲子主追錄
前罪剖棺斬屍曳置墓前巖下三日不許收葬始記
兩句皆合

趙之瑞

公字伯符高麗嘉林伯天赫之後世居晉州生於景
泰甲戌成化甲午中生負第一進士第二文丙科越
五年己亥又擢重試第一晉州舊有三壯元峯人謂
驗於公蓋以公司馬解額亦第一也藥城君魚有沼
征建州選公為幕佐時公年二十六才望重於一時
歷校理應教弼善陞輔德時燕山主在東宮成廟極
擇朝臣有文學者公與許文貞琛同為講官每進講
誠心開導諷諭切至時或投冊於前曰邸下不力學

臣當啓達燕山視之如仇讐一日宮官因講入侍仰見壁間書曰趙某大小人也許琛大聖人也聞者皆為公危之燕山嗣位公乞外得昌原秋毫無犯愛民如子未久棄歸卜居於智異山下扁其亭曰知足左右圖書吟哦自娛若將終身者十餘年甲子夏與鄭公誠謹同被慘禍投尸于江中廟反正贈公都承旨官其子瑄公少時力為文章華聞大播而詩尤老蒼雅健其漫興詩曰愁坐清宵數漏籤朝來捲簾對山尖鶯含晚色啼深樹燕掠輕陰入短簷卧穩自知身慣懶家貧非是我為廉平生壯志消磨盡羞把菱花

照老髯獨此詩在東文選餘皆散逸不傳後夫人鄭氏圃隱先生之曾孫生負允寬女也公將就獄舉酒與訣曰吾之此行必不能返奈祖父神主何鄭氏泣曰當以死自保公既死籍沒家財夫人沒入為婢其父曰家已敗矣盍還其本宗夫人曰良人托我以神主妾許之以死豈宜中負流離草野備嘗艱險手拾木實烹爨瓦甌朝夕哭泣奉奠以終三年丙寅反正牧使李堦啓旋其門

公名達手字通之少有大志落落不群成廟壬子登
第即補藝文館選入讀書堂歷正言天曹郎朝京而
還為校理燕山主議尹庶人立廟事大作威鉗下公
以為非先王意館中不敢異主怒皆杖流久而怒彌
甚玉堂臺諫中首其論者將極法之皆旁推先死剖
發朽壤以苟免公獨自引伏不為負亾僚自活計并
臺負先發者鐵鎖已具獄吏哀之曰與其兩死寧歸
一而一生之為愈臺者候承吏旨更言玉堂先於臺

權達手

公名達手字通之少有大志落落不群成廟壬子登
第即補藝文館選入讀書堂歷正言天曹郎朝京而
還為校理燕山主議尹庶人立廟事大作威鉗下公
以為非先王意館中不敢異主怒皆杖流久而怒彌
甚玉堂臺諫中首其論者將極法之皆旁推先死剖
發朽壤以苟免公獨自引伏不為負亾僚自活計并
臺負先發者鐵鎖已具獄吏哀之曰與其兩死寧歸
一而一生之為愈臺者候承吏旨更言玉堂先於臺

公名達手字通之少有大志落落不群成廟壬子登
第即補藝文館選入讀書堂歷正言天曹郎朝京而
還為校理燕山主議尹庶人立廟事大作威鉗下公
以為非先王意館中不敢異主怒皆杖流久而怒彌
甚玉堂臺諫中首其論者將極法之皆旁推先死剖
發朽壤以苟免公獨自引伏不為負亾僚自活計并
臺負先發者鐵鎖已具獄吏哀之曰與其兩死寧歸
一而一生之為愈臺者候承吏旨更言玉堂先於臺

名臣四

七十二

公張目熟視曰某乎某乎爾果效我而為之耶即奮
筆書供曰不肖臣達乎敢為之不可苟隱以偷生供
畢顏色不變與之酒立盡吸就刑如平常人莫不嘆
傷之公初謫龍宮被拿而來歷訣家累于永純里在
繫語所親曰日下白氣亘空獨我見之我其死夫夫
人在咸昌擗踴號呼勺飲不入口設位以祭日三晝
夜不絕聲淚盡繼以血既殆曰吾苟活至今日者欲
及見吾良人之骨返此土也返必以吾祔又曰願以
良人之兄正郎君之兒為良人後言終而卒中廟特
贈公都承旨又表鄭氏之閭給復勿事以旌其烈

朴閭

公諱閭字仲說高靈人成化己亥生穎秀異常神骨
透澈眉眼如畫望之不似塵世中人四歲知讀書十
五而能文章申公用溉見而奇之歸以女乙卯進士
丙辰擢第年十八矣賜暇讀書與洪彥忠同在暇會
天變連名封事論時政指陳剴切事雖不行士林洽
然稱之遂入弘文館四遷至修撰在經筵者五年遇
事必言不少避燕山憚之宰相亦不悅也館員嘗論
西邊築城不利被問公陳某不可問狀疏劄日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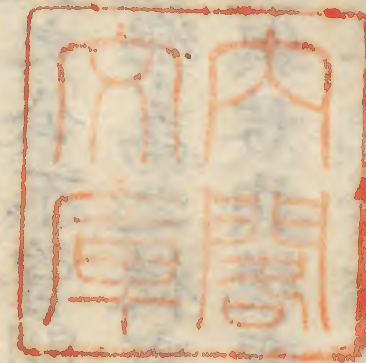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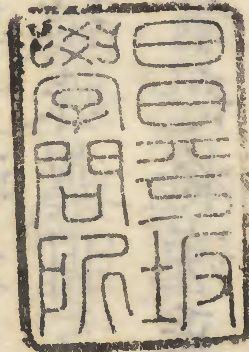
上語皆激烈在列成恐公奮曰禍福天也臣道之所當盡者忠也盡吾道而得禍亦非所懼也爭之愈力竟允其請又上疏極詆柳子光陰邪之狀且論成俊李克均阿庇子光俊等大怒詣朝堂請問公與同列皆下獄罷職自是遂放意山水間以文酒為樂把筆為文章出人意表癸亥春以散官帶學職甲子春知製甚不樂歎曰安得寬閑之地卜宅一區墾田數頃以終吾餘齒乎夏四月竄配東萊就配未百日追繫京獄拷掠就刑是年六月十五日也臨死神色不變仰天笑者再三而已錮子男不得留止京師所嘗

與交游者各杖配遠地公處心正持已簡孝父母睦諸姝與朋友交信而不苟見人善若已有之其不善者恐將浼焉居第在南山下名其軒曰挹翠四壁惟圖書妻申氏英爽端潔生於簪纓之族而無驕惰之容舅姑甚悅之公不曾問有無極力營辦務悅其意有所施與亦樂為之從家雖貧不使公知也平居嘗與約曰安得與君共挽鹿車歸鄉里上承父母下撫兒孫以遂百年之樂耶公輒欣然曰是吾意也與公同年生先一歲而卒生四男長子寅亮登科官至叅

判

各臣四

七十四



細井暮

福知瀏

鈴木洋

江目圻

艾塾換

校

